

夏
峯
先
生
集

夏峯先生集卷之十

容城孫奇逢啟泰著

大梁書院重刊

誌銘

中丞生洲王公暨配李孺人墓誌銘

崇禎壬午王公生洲以州守選授南臺卽疏糾太監劉元斌抵於法薦起廢倪公元璐范公景文等一時人望俱獲進用南都預定策功多所建明後高臥延平二十餘年肆力學問大闡身心性命之旨可謂節全而名完矣予寄蘇山公寓閩海猶頻遞手書剖晰疑義忽公嗣

一曾走函問誌嗟乎已矣余烏能誌公第五十年交好且余子余孫與公兩世連姻余且八十七歲又烏能不急捉筆而誌公也公諱孫蕃字三慈號生洲家世直隸雄縣東侯村始祖玉永樂初徙自小興州數傳至賜賜生溫溫生桂柱生世傑領嘉靖己酉鄉薦傑季子道平早卒配何旌表貞節道平生夢桂領萬曆乙酉鄉薦是爲公父生子五人長蘭鬱領天啟丁卯鄉薦公其季也生而聰穎識大義七歲受孝經小學過目不忘十三歲遭父喪家業零落食貧矢志期不墜書香從兄蘭鬱請

誦霜夜不勝飢寒兩世孀母交慰淚交浹也十九成博
士弟子員借館穀爲贍養兄若弟先卒者三生養死葬
撫孤立嗣皆一身任之遊京師聯社慈恩寺鹿公伯順
爲之甲乙鹿公期待甚殷公亦以鹿公理學名臣心切
師事不獨以文會也萬曆戊午領鄉薦南宮未第進遊
成均時司成張公侗初李公湘洲咸國士遇之因問業
於孫公愷陽旣以母老就昌平學正舊例兵二馬一月
納班銀免操公革送還伍兩臺巡厯委監操兩營官尅
兵糧爲備筵犒從之資公止之飲食自具技藝不合式

者據實報聞武弁知懼營務改觀崇禎辛未陞濟甯知
州莅任七年清慎勤始終不倦濟水陸交衝冠蓋相望
催重運催回空築堤挖淺精力半竭於漕運餘則一意
與民休息凡革耗羨禁淋尖懲強暴賑寒士恤孤貧繕
城垣練鄉勇修文廟率醇悶行之無赫赫名也州有特
庫貯九省河工銀兩歲出納十餘萬弊規俱加一收支
公收時令解官自兌支時以原封給付州同某借摻私
鹽需索運船致旗甲數千人大譁縛其書役噪呼焚舟
競起爲亂上官差人往諭卻步里許不敢前公單騎呼

諭運官曰汝係世職何率妄若此呼諭旗甲曰汝父母
妻子同在船船卽汝家也焚將焉往且并妻子焚乎出
妻子焚乎帶妻子反乎棄妻子反乎况每船數十人日
食鹽數斤卽帶鹽若干火食鹽也非私鹽也衙差誠多
事汝但宜辨理何無知藐法乃爾眾悔悟羅拜求救事
遂定尋丁內艱士民建祠勒碑歌頌不忘壬午選授南
陝西道御史建言用人籌邊糾本兵勦督保督并流賊
有可圖之機糾援勦太監劉元斌罪惡再題罪監肆惡
已不容誅駁元斌妄辯抵於法上諭王孫蕃發奸可喜

著加陞一級以旌直言薦起廢倪公元璐范公景文李
公邦華孟公兆祥施公邦耀汪公偉申公佳印成公德
金公鉉錢公謙益黃公道周成公勇孫公肇興吳公甘
來張公鳳翔陳公洪謐瞿公式耜俱次第起用復薦邊
才曹公良植成公德及留都巡視中城禁援兵入城清
南糧虛冒懲訛傳杜囂訟備城守爲重地計不遺餘力
巡視京營言事權欲其專一癸未言時艱方殷臣誼匪
懈與救時必得真才魏國勲衛詐害平民勢焰薰天莫
敢告理公訪拏重究臨淮侯姪占蘆洲霸婦女城司不

敢問公拘責枷示監生吳某尋縛同儕嚴拏題參武昌
失守言楚省復罹賊陷陪京萬分可虞言澄流品之源
以握致治之要據愚忠以利國陳下情以便民江防忝
飭宜嚴官守責成貴覈等事聞賊集兵馬備糧糗前來
西南獻賊陷江西郡縣言留都警報頻聞江上防危宜
恭倡議於蕪關要地設重臣重兵專駐控攝浙江東陽
揚竿群起破義烏諸縣言東南阡危已極廟堂區畫宜
早甲申出巡淮陽求民瘼察吏弊核兵馬太奸巨憝嚴
懲正罪事竣以受濕病足留都給假調理聞北京凶信

以慟欲絕福藩南渡羣臣奉迎公不能步履同官省垣
至榻前商議臣民擁戴監國暨卽位公力疾行禮冢宰
張慎言議推轂舊輔吳姓觸勲臣劉孔昭之怒朝罷扯
眾勲臣于御前大罵慎言舉朝驚愕公病臥中言朝端
聚訟非體勲臣咆哮堪憂逆折之言致治允藉雲從起
黃公道周徐公汧易公應昌陳公泰來張公暄梁公雲
構葛公徵奇諸君子言要地尚設道臣以資彈壓聖政
維新首先率作并糾太監何志孔縱恣大學士馬士英
薦阮大鍼公髮指謂大鍼名勒逆案大行皇帝御體未

寒輒思翻改極言人才宜惜國憲當明也歷言要地望
救甚迫勢難緩視叛兵焚殺孔棘亟請大兵以救重地
直糾冒濫卿寺以杜倖門浙東騷擾可虞民情反側有
因狡逆從邪巧遁不一而止言客兵不可盡恃亟練土
著薦金公聲練土著于上江沈公鼎科葛公麟練土著
于下江何公剛周公鑑官公撫辰練水師于京口上御
經筵侍班中掌河南道印言祠謚未沾缺典宜補爲大
學士孫公承宗太常鹿公善繼請易名嵩祠言部臣忠
節獨全闔門義烈最慘爲兵部成公德也有巡按江西

之命言寇謀益爲叵測內敘保定府守城死難鄉官張羅彥等言仕路寬則益雜人心巧而轉肆敬陳江右三大亂萌敘定策功唯具辨明心跡一疏功不問也言廢臣功罪已明等事起兩總河周公鼎恤朱公光祚乙酉南昌聞劉孔昭修隙言志士不受無端之辱剖明始末奉旨著靜聽看議又自陳不職乞賜罷斥以安愚分奉旨罷職回籍欲赴武林就家口同居忽潰兵蔽江南下知金陵不支時廣信道高允茲總兵譚國禎進商急務僉曰餉缺公傾囊蓄千金貯廣信府庫以助軍需忽變

起地方譚君被害熱腸付波流也僦居永豐詹公月庵
書舍足疾復發數月始愈時變日急月庵憂之謂公曰
閒身何處不可置此地危矣託其舅氏伴遊博山遇老
衲古航同至柘浦止天心寺適有原官起用送至江西
之旨蓋下游按院王範所推薦云赴省具奏懇辭奉旨
切責因思普天痛憤之日可忽然草莽具臣才實庸臣
心無已一疏隨有巡按江西監軍督學之命言欣逢浩
蕩之恩冀効涓埃之報敬陳一得以佐中興條議八款
俱蒙嘉納當是時將帥玩愒各省淪陷聖諭深自切責

因言微臣辭闕就道餘忠望天俯鑒奉旨奏內語多切
中朕躬自當省覽餘察飭行冢宰曾公櫻奏江省無學
可督留端人以肅臺班奉旨王某有剛方之氣著敢諫
之節著卽留用表率班行江西差暫停具言賞罰天下
之公好惡人主能斷事奉旨馬士英罪狀屢旨申明王
某持議極正念陵京未復姑從廷議薄開一面聽其圖
功上鄭芝龍一書歲終奉命察覈三衛錢糧稍黃軍器
之屬歷三百年未經清理一一經目不敢含糊塞責布
司錢糧以承平日久存留者悉奸商借買稍黃騙領上

下瓜分公除遠年不究外三年以內究擬嚴追以充國
用復命奉旨獎嘉太子生覃恩封典公謂不能爲朝廷
雪恥冒求非分之榮力辭之補行鄉試上欲公充總裁
以臺臣無總裁例命監臨修葺筮飭得士葉瓚等一百
五十六名多知名士也陞僉御史公問道趨樞川病不
能前遇將樂庠生朱家蕃興致書館延醫調治匝月始
愈丁亥卜居延城積寶山之麓閉門讀易自號居易道
人披閱龍谿陽明諸先正文集反復尋繹究心性命之
學舉順逆得失壽天生死脫然也食貧居旅訓子課孫

猶及見孫舉閩闈鄉薦在延時以地方貧瘠言諸當事
率相信而多寬貸延人德之從無媵妾之奉服役不用
婢女三十年獨宿靜攝渾如枯禪老衲公居身孝友無
間守官惻惻無華莅西臺南北以及八閩賊寇交訖之
時顛沛流離之際痛言時弊慷慨周詳雖一時俱蒙採
納然世勢莫支補救未效則令人憶往事而生悲披奏
牘而增愷云公生于萬曆丁亥終于康熙戊申享年八
十二歲元配李孺人先公逝二十年于歸後公舌耕離
家祖姑孀姑在堂孺人體公意晨昏定省無愆家計蕭

條時典衣脫珥以供菽水祖姑臥病經年浣濯不少怠
公修金廩餼之入必持以奉姑不敢私也分已兩子嗣
公兄若弟以成公友愛撫兩孀婦氏子女成人婚嫁一
如已出尤情事所難宜借美無窮也生男五長卽一曾
貢士女一適余次子奏雅次孫女適余長孫瀾敬誌其
事而系以銘

銘曰求忠于孝古訓洋洋誰其備之實事孔彰唯公懋
建敦篤輝光孀闈節母兩世高堂神則慘淡色則休祥
報劉未晚旌閭表坊兄也云天弟也繼殤交乏血嗣厯

載徬徨已子續舉并嗣蒸嘗司鐸聲振刺史循良鳳集
栢府白簡飛霜局中先著折焰貂璫出材夾袋眾正騰
驥大涿攬轡勉竭匡勦驟傾大厦重葺棟梁嘉言入告
累牘連章易名特請頡頏范陽兢兢逆案天語褒揚入
閩取士冀效恩皇事勢云左延麓退藏究心性命往詰
頡頏八旬有二奕葉芬芳眷言內子生色糟糠偕孝偕
友共翼綱常宅兆天末無異故鄉生而既爲天下士沒
也應神遊乎八荒

延安府同知啟我劉公墓誌銘

往余與友人論士品獨有取於特立獨行之士友謂余曰特立獨行是今之所不容於世者也子何取焉余曰人所取者率皆囿於是非毀譽之中而余所取者要皆出於是非毀譽之外天其有意斯世乎必多生此數人維持而倡作之意氣激發當能振越一世幸而學焉斯聖賢其歸也昔余交劉君旼我殆所稱特立獨行之士乎君嘗不諧於俗其意獨就余而余意亦偏在啟我君氣孤岸意不下人以余與君叔父同庚子京兆榜獨折節余是時當神廟盛時士之登賢書者率能自潤君已

舉萬曆癸卯鄉試余嘗過其家蕭然環堵半菽不給坐
談朝夕啜苦茗飯脫粟而已人有具酒招之峻不赴或
有以事託居間者可資薪水君絕不與聞卽聲妓冶遊
避之若免以故人皆譏議之甚至有謗訕之者嗚呼此
所以爲特立獨行之士也歟天生斯人而遇不副志位
不酬才君子惜之歲甲辰余自蘇門歸容城展先壠君
仲子世洪來視余言念舊游不勝今昔之感世洪以余
知君深懇一言銘諸幽石余雖衰髦於君不忍辭按世
洪爲狀君生而岐嶷五歲失母出入顧復依父膝側出

就外傳誦讀之聲徹里門年十四赴童子試搖筆動千
言然以才思橫溢文不入彀二十六歲始補博士弟子
員卽有聲庠序間保定司理熊公某號知人見君文深
加獎許署其牘曰子必端人也癸卯登京兆榜是歲丁
父憂哀毀骨立居喪一準古禮追思蚤年失恃思慕若
覩其形詢之故舊僉云如殮時衣也事繼母至孝撫異
母弟妹備極體恤嘗自言曰舜閔所以爲舜閔者正以
善處異母兄弟間耳婚嫁教養倍於同胞君家固貧嘗
儲無僭石讀書不輟神廟末時方多難留心經濟毅然

有當世之志與高陽孫少師定與鹿奉常以古道相期
許嘗自謂得一城一旅亦可以見所學年五十筮仕得
成縣成距鄉四千餘里彈丸小邑在萬山環繞中且舊
爲金鑛地聚爭者殺人如麻久爲朝廷封禁而餘孽千
餘人仍據山巔不奉約束君親履其地推誠宣威眾皆
釋戈歸田地方遂定甫三月上官廉其幹績俾兼攝徽
州徽固鞏要地君兩地經營備極勞瘁羨耗贖錢盡付
衛官成城高僅踰丈城中苦虎跡盜警君設法繕修屹
然如金湯城內舊有土邱壁立高五七丈上平阜廣可

數頃唯綫路可通曩爲令此者供園蔬君相視其地畫
三街六衡星分碁布紳士與庶民分地有差給以印券
數月而比屋成天塹長雄矣後咸兩被寇焚劫獨邱路
一支守之遂成安土令成未期年兩當縣悍民殺令復
令君往攝君撫綏有方邑賴以甯無何而安定亂民毆
縣令縣役死者數人邑紳匍匐請於撫軍曰是非咸令
不可秦撫卽補牘入告曰劉某力可攝奸才堪治亂宜
調煩安定安定又三遷午道也四驛四所輪蹄如織加
以騎兵悍將居民苦之君調劑得宜民用無擾安定姑

銀五萬有奇每發不過一二千金縣令例扣四百餘始
分給驛所吏習以此銀進君揮叱嚴革立石以杜後來
安定逃亡戶八百丁包賠已百年矣君力請豁除存活
者共眾適會甯縣缺令復令君兼攝兩縣幅幘甚濶迎
送動輒五六百里因感寒疾是時魏璫煽權內外大吏
無不仰其鼻息璫與君未遇時有舊識嘗勸宦者致語
云知劉君做清官若致我一字督撫可立致也君聞而
愈潛踪不復走長安一使通知交一字矣以撫臣議鼓
鑄陞延安府錢法同知管隴州事此舉當事者蓋爲開

鑛採銅計君有鑒於成之鑛寇唯設法各處招買足供
鼓鑄用同開採利而不受開採害錢糧隨徵隨解詞訟
卽時發落無贖錢撫按給示通省令盡如隴法時漢中
王就濬封沿途供應不啻百萬全省震駭撫軍廉君董
其事王中使君邑人也君默旋由水行達漢中全陝若
不知有封藩之事未幾委署清水尋月又委署汧陽皆
不得辭君蒞任五年實授兼攝共八州邑自奉菲淡疏
糲布素若寒士而百姓疾苦痛若切膜嘗爲民請命直
言無隱卽上官不悅亦不恤也每離一任必設香案於

中途集紳衿父老將所與除一一臚列令儒生朗誦遍
間如有一字涉欺請墮其面歲戊辰以覲事入都當世
事欲有所陳奏不果遂乞休致銓部批云本官歷任三
秦徵糧弭盜功績甚偉不得聽其休致批墨未乾乘輿
已出國門矣再轉南京錦衣衛經歷不赴林居時會有
令兩京三品以上官各保舉一人南都察院馬公某特
薦君堪任知府亦不就家食十年無一日不讀書無一
日不籌國更留心人才卽一技一長者亦必錄夾袋中
官秦時鼓勵地方勇健楊楫石國柱等百餘人赴闕門

以爲朝廷一旅之用且潛消地方嘯聚之患孫少師極
重君之知人後楫等各有樹立茅止生元儀嘗晤語於
江村於儔人中獨推許君當歲飢君奔訴上官雄邑得
米七千石復蠲應納之稅若干又勸賑諸中貴人得金
九千弼活數萬家時疾大作延醫施藥生全甚眾嘗語
門人子弟曰色當前而不淫財當前而不取方是真寶
學問晚年獨加意禪宗一切幻影都空唯忠孝一念耿
耿不忘臨危自書一偈捋髯笑逝無一星礙逝時年六
十有五嗚呼跡君生平豈非特立獨行之士哉狂狷具

中行之體忠孝原生人之根惜晚年流於禪不克證其所學今安得起君子九泉而與之言耶君姓劉諱昌蔭字善同啟我其號也其先小興州人永樂間奉召徙內地隸雄縣家焉遠不可考三世後有名文者生齒日繁所居名劉鎮文生旺旺生鑑邑庠生負俊才善書置千金產徙雄邑鑑生三俊少孤曾傾家代族賠累有隱德三俊生學詩九歲喪父撫弟妹極友愛博古力學人皆重之是爲君父子四孫五曾孫四子既習其生平當銘諸片石以告來者

銘曰中行之質唯狂與狷是唯學之彊循良之績唯廉
與方是惟政之臧其生也遇不酬志其死也閻而逾章
是惟君子之藏嗚呼後有老者其將聞風而嘆慕過壠
而徬徨

仇茂才異渥墓誌銘

茂才名憲稷字異渥新安人鄉耆繼軒君季子也家世
載繼軒誌中茂才幼岐嶷以智識先人恥與流俗伍爲
文能自成一家言大有聲于里庠間性至孝環堵蕭然
菽水奉二親而中懷澹如也甲申後以親年耄盡依戀

於膝下並不赴京兆試朝夕色養有古人風丙戌予寓
居渥城茂才與王生之徵時相遊從雖癯骨如不勝衣
而神情鼓勵引我忘倦繼而王生執弟子禮茂才亦與
猶子量雅約爲婚姻已丑余南徙茂才復寓書正師弟
之誼踪跡旣遠就正益切未幾繼軒逝茂才寢苦枕塊
哀毀盡禮家固赤貧襄葬後不忍恬然家居寢處墓傍
禪寺者三年憶其叔祖雪廬以孝著稱茂才能步趨儀
型更光先德矣未幾吐血數升死年僅三十有五有志
未竟嗚呼傷哉昔靜修門人三台里王綱居母喪過毀

既而父病綱朝夕憂戚致疾而卒靜修爲文志其墓茂
才甫終父制而致養其母情事大類于綱之微言茂才
以父誌缺焉爲恨予旣爲文誌之矣虞茂才懿行湮滅
並題此語使後之闡幽光而採遺行者有所憑弔焉復
爲之銘銘曰問爾之貌不逾中士問爾之年未及強仕
貧窶之家田舍之子蓬華是居困厄以死然有遠心非
關閭里不苟富貴行已有恥有懷二人存沒中理昔之
王君今之仇氏三百餘年前後同揆勁骨清風常照渥

水

貞耄君陳氏墓誌銘

往聞陶母范母蓋古所稱賢達而有高識者也然一成其子以功名一成其子以名節得之婦人誠難更有非功名非名節而沈深靜遠莫測其意不驚其神爲女史所未聞見者則貞耄君是已貞耄君大原傳道人山母也姓陳氏父諱勔忻州諸生母殉二十二歲勵栢舟操十七歲歸於檀孟先生爲傅氏婦舅參議公御家頗嚴諸婦中陳獨以勤慎著生子三長庚諸生先卒次卽山甲申後以道人稱三止舊太學生當甲申之變山棄家

而旅隨所寓奉母往母絕不以舊業介意念沙蓬苦苴
怡然安之迄歲甲午山以飛語下獄禍且不測從山遊
者僉議申救貞耄君要眾語之云道人兒自然當有今
日事卽死亦分不必救也但吾兒止有一子眉若果相
念眉得不死以存傅氏之祀足矣逾年飛語白山出獄
見母母不甚悲亦不甚喜頷之而已嗚呼此母之達識
何如也謂道人兒死亦分見死非不得其死也旣非不
得其死死復何恨不死而生生亦何疚其不甚悲不甚
喜總之死生不驚其神絕不作世俗兒女態覺陶母成

子以功名范母成子以名節何如貞菴君相忘於無言
乎貞菴君內美純備皆婦道之常不能詳述逃此一端
亦可告後世人壽至八十四卒於松莊之僑舍山轉徙
無常家卒時適在松莊貞菴君山之友蹟其行與年私
稱之者也三子各有子庚長子襄爲諸生廿歲亡婦李
同日仰藥殉次子仁山之子眉止之子普景永永出嗣
州守房再從伯父周仁有子體眉有子蓮魁赤驥貞菴
君已有六孫三曾孫二孫女六曾孫女亦有婚嫁今之
不知山者皆指爲輕世肆志之人不知山得爲輕世肆

志者蓋有老母之賢許爲之也嗚呼山之所痛心者尤當深隱其辭予雖知之恨衰陋不足以傳百世而下貞菴君之能傳者不獨以其子也系之銘

銘曰貞菴君道人兒兩相信忘險夷何所喜何所悲冠而笄人所媿笄而冠我所師嗚呼後有信史其亦有考於斯

杜母宋孺人墓誌銘

往鹿奉常公倡道江村其從遊士首推東江諸杜文章道德之盛余因得與君異兄弟遊憶余初至江村君異

父衡宇公介奉常觴余杯聳秩然以是知內助之賢迄
衡宇公歿後次兒奏雅與君異結姻好余寓百樓君異
奉母至鹿恭人亦攜家就之公宅而居者逾六年所余
室人述孺人德淑最稔曾約君異之友爲孺人稱壽歲
甲辰余自蘇門旋里孺人逝已五年矣冢君以志墓之
文請感念今昔愴懷如譜烏忍以衰耄辭按狀孺人容
城宋氏運使公諱豸孫女壽州判公諱鳴陽長女也天
姓穎慧幼失恃壽州公憐愛之授以女誡或聞古人節
孝事輒能記憶十八歲歸衡宇公御子婦以嚴稱孺人

姻婉如禮獨得堂上歡與姊姒遊處下逮臧獲若不知
家世貴盛者衡宇公少故豪舉朋游羹醴之設孺人無
倦色常丙夜解佩佐所需衡宇公卽世孺人痛不欲生
病臥三年公姑力諭服藥餌稍蘇一意以奉老教子爲
念每饋食堂上非手滌羹釜不敢進味必特設餘必開
粗糲示不鈞禮夫有妹而孀歲時供饋不遺公姑或微
恙無論迎醫檢食卽衾褥手滌淚靡不隨盂水下謹而
慈而恪以是堂上得安其養不啻衡宇公在膝下也課
四子力於學皆蜚聲文苑孺人次第遣問業於奉常公

以支行倫常相礪勉人謂青紫如拾芥而叔季忽天其
年伯仲竟以諸生老矣冢君食貧授徒盡卻修贄常儀
孺人怡然安之門人輩卽託一紉爲母壽孺人必拒之
余嘗代爲之請冢君曰先外王父宦歸啟橐中裝余母
獨不視強之僅受敝衣一襲每語次淚尙潸然此非某
之介實出吾母意也會田園如洗冢君以歲薦於廷邑
使者力促之往旋求歸孺人迎謂曰吾辦香禱神久矣
相守窮廬實老人至願又何敢念及祿養也嗚呼有子
養志如彥明孺人之賢過尹母矣視昔人賢達以聚徒

戒子與擊墜金魚爲何如乎孺人持已肅而待物種敬
長慈下感發俱在不言獨家浮四壁母子偕隱家君固
恥言貧而孺人更以貧自慰年八十猶親紡績嘗冬月
拾寸布手葺敝席炊粥半間蔬糲孺人更加之焉此心
之所寓去世俗萬萬矣八十二歲以微疾而逝衡字公
諱鑾舉順天武鄉試子四長卽君吳也名越子郊諸生
爲余孫壻次超子郁皆隸博士三起四赴負才蚤逝於
某年某月奉孺人合衡字公兆余復爲誌而銘之
銘曰母之於杜也人以爲婦也而實以爲子人以爲母

也而實以爲師抑母之值其身也當家運艱虞之日然
母之值其天也又秋冬閉塞之時辨香一禱義以成慈
窮廬借隱舌以代苗世皆高子之介我獨頌母之儀夫
千百世而後使馮弔者知所感慕而有考於斯

墓表

魏義士墓表

魏義士諱敬益字士友容之沙河里人也墓在里東北
去縣城十里許義士生於元季迄今三百餘年元史所
載暨聞人所題詩卷亦既昭然可垂不朽矣然邱壟荒

蕪牧童樵豎躑躅盤礴其間子孫恐久而迷其處安所
令懷古者指而憑弔之乎萊陽劉克極時以清苑丞來
攝令事慨然以義士墓表相屬余因憶空同之言曰表
者揚之名而勸之義也是故表死以勸生也表其先以
勸後也表之鄉勸鄉也勸鄉以風國也風國以風天下
也然則今之表於墓者獨達官貴人耳不然亦其子孫
之爲達官貴人者祖父借以表焉而已其生平行誼眞
可以勸鄉勸國勸天下者則未嘗過而問焉噫表之義
如是而已耶義士還田十頃其施實德於民行聞於朝

名徧於野三百年後愈令人歌舞不衰此其精神入於
世數之中超於劫數之外固不煩儒生俗士以爲表第
欲比閭族黨之中遠近親疎之流盡消鄙吝以遊醇風
誰實勸之哉則表之所不容已余不佞所以復劉使君
暨公之子孫者也獨是還田一事士友之慷慨節俠干
古凜凜有生氣然元史何以不入義士傳而列孝友傳
蓋天下未有不孝不友之人而能爲義士者也亦未有
眞孝眞友之人而多行不義者也况史稱義士性至孝
居母喪哀毀骨立則義從孝出方非襲義則義士墓卽

謂之孝子墓也亦可

御史磊石吳公墓表

嗚呼此有明天啟間逆璫煽虐死忠諫江夏吳公之賜
阡也當天啟時太阿下墜羣小咸仰附奄人內外之黨
既成鐘簴之屬罔問朝臣之以諫言取顯禍實應山楊
忠烈公於甲子疏二十四罪首攻之乙丑黨禍大作一
時正人淪喪國家元氣亦隨焉時御史江夏吳公以極
論次輔丁紹軾欺誣狀矯旨廷杖死嗚呼公與應山皆
楚產也擊奸之疏愍忠之綸國史野乘固大書特書矣

今逾四十年公季子琮命任邱寓書幣走使蘇門索表
墓之文噫余伏草莽間病且老言烏足爲公重哉憶乙
丙之際楊應山逮後當時所稱左魏周諸君子皆不棄
予予得周旋其間其子弟皆以予與鹿江村爲歸伊時
雖不及挹公顏色而芸夫牧豎道公雖死猶足褫奸人
之魄今四十年後復得與任邱君通尺牘將於野人一
言傳信後世烏可以衰老辭公姓吳氏諱裕中字磊石
號敬齋其先江西萬載人自辛七公如徙江夏七傳至
壁山公居古僊人山以積學教授里閭性方嚴躬勤儉

積粟至數千石當萬曆戊子己丑間歲大飢公廉其值以出沽至貧者樂予之不責償所全活甚眾鄉里德之璧山公生四子公其季也幼秉岐嶷雙眸炯炯如電五歲授句讀一日自外持兩梨歸奉父母父摩其頂曰孝子公應聲對曰忠臣璧山公深奇之公有三兄皆著聲庠序屢躡棘闈公父督課備至悲曰教子逢年不如力田公母獨指公語曰此子屢有異徵天豈終厄我哉未幾璧山公歿公自是聞母訓益感憤攻苦筆墨中時有涕淚痕嘗作敗子篇以自警萬曆乙卯舉於鄉讀書山

中不事干謁己未成進士內閣賀公對揚序其文曰磊
石自言讀書做人冀歸諸形影相質之地此可得公之
所學矣授廣東順德令順爲廣劇邑事無巨細綜理周
密尤冰蘖自矢邑有陋規吏凡廿四曹各以其事之繁
冷第而上之至三十金名曰公堂以逮鹽商給引舟師
告郵民間請示請照皆有常例公拂衣起曰此賈人行
耳謂爲民父母何一切斥絕之公自諸生時諳里胥奸
弊於徵收糧賦更得肯綮而吏不能肆其欺冒他如置
石關修海門嚴武備獎士類廉能聲大著東粵間兼攝

新會篆邑有猪頭山稱盜藪蹂躪鄰邑無甯歲公請于
監司大藤峽宜建署移官再設哨兵二艦往來以壯聲
援卒如公議民利賴之辛酉分校棘闈所取多知名士
後區聯芳官臺諫以直聞壬戌乙丑兩舉卓異入爲江
西道御史巡視皇城當是時羣小嗾逆奄羅織忠讜次
輔丁紹軾內黨客魏外怙崔田舉朝側目無敢出一言
公激烈慷慨于十二月廿四夜列香燭肅朝服昭告二
祖列宗曰國事一旦至此誓不與賊臣俱生濟則君之
靈不濟請以死繼祝訖伸紙具疏稿未數行風旋滅燭

者三公怒叱曰何物鬼伯輒肆狂侮厲聲呼童子速續
火頃刻稿就其略云次輔丁紹軾本一奸邪巧令之小
人矢口經濟大率謂人人騙官事事隳實有題目而無
文章臣初怒焉心折以爲或出忠愛近被臣同官趙允
昌有言乃輒具疏求去巧作如簧之波陰結倚叢之局
而其人之中藏已逼露矣紹軾咬定題目重復發揮只
緣馬世龍而去可謝天下可報皇上夫世龍一操戈擐
甲之武臣耳去留何足以謝天下何足以報皇上當今
內有客魏之交通外有崔田之暴橫人情慘於螟螣國

勢危若累卵如此正大題目紹軾絕口不肯言不敢言
揆席文章僅借輕描淡寫之世龍以塞責真有不可解
者方今善類幾空邪焰彌熾所稱受特達知遇以久安
社稷者其道安在是驥官者次輔隳實者次輔有題目
而無文章者次輔悞國欺君莫此爲甚二十五日奏上
閣票擬已有旨了姑不究了輔喉崔魏矯旨削奪廷杖
一百緹騎控馬索公公適同兩諫垣在某侍郎家袍服
未易而緹騎至四座相顧無人色公獨從容向前曰昨
具小疏入告此來必爲我被執牽挽去抵午門拜杖血

飛如注肉成糜骨節碎折猶聞誦天子聖明不絕口稍
甦語所知曰杖亦君恩惟具小疏四篇纔入告其一耳
諸君當爲我繕後三疏次第封奏可告無罪於先王又
語侍者曰母氏遠隔數千里豈知兒今夕爲國死未幾
氣絕時丙寅正月初二日也公死謀者走報丁輔丁方
手茶碗墮地碎俄見吳御史從外來驚惶失措相與力
持庭前但偃身連呼曰不干我事不干我事越二日丁
無疾死公訃抵江夏闔門惶怖匿不以聞公母母瞿然
驚曰兒其以諫死乎兒能學滂身得爲滂母足矣戊辰

崇禎卽位追卹死諫諸臣贈公太僕寺卿恩褒三代蔭
一子入監讀書賜祭葬卹命謚詞有曰楚材摧折者多
矣而爾獨杖杖或不至死爾且死爾冤極矣其加謚如
法以表忠魂嗚呼公之死可謂不辱其身不辱君與親
矣高陽孫文正挽公曰世人徼富貴遂媚要人至殺其
所欲殺以媚而並殺其防我富貴者以爲不如是無以
長富貴曾無何頓捐其富貴之身也當時操刀之奄已
大肆其殺機而腹刃之奸隨先奪其虎翼一死御史尙
可維國祚於苞桑獨悲其拜杖待斃之頃猶殷殷以三

疏未上從容絕命死不忘君昔椒山公以誅嚴嵩而先
死嵩卒爲椒山所誅磊石公以擊丁紹軾而見傷紹軾
隨爲磊石所擊忠魂烈氣不獨有撐世運抑且蚤鑿殺
機千載下讀公之文過公之墓未有不腐心肅容流連
涕泗相與感憤而興思也公生萬曆乙酉年僅四十歲
子四長窾以蔭入太學次發次瑤俱廩生次琮卽任邱
君也女三孫十七孫女五曾孫九曾孫女七婚娶詳狀
申任邱君追念先型殫心實政應有以謝公地下之望
某惶頓哀書敬吮毫而應千里外之請

司禮監掌印雲峰高公墓表

崇禎甲申三月逆闖陷京城先帝怒起推案先殺公主
命國母投繯遂自縊萬歲山時文臣殉義者范內閣倪
司農而下二十餘人勲臣戚臣殉義者張惠安劉新樂
鞏都尉而下不及十人武臣殉義者賀副將高指揮而
下僅七八人而內臣殉義者王督勦高司禮而下則不
下二十人然督勦六軍總帥國之存亡君之生死係焉
而司禮則垂老閱居不與聞國政者也獨能烈烈與名
下十人同焚死真可謂純忠大義也哉按公初名昇號

雲峰道號復初顏天府永清縣信安鎮人先代多隱德
父名志母甄氏弟兄四人長節次選四騰公居三生於
隆慶己巳十二月十二日萬曆癸未年十五選入內廷
隸大司禮張成名下讀書博覽遇事明決拔內書堂歷
南司暨皇史宬提督光宗御極擢東宮紀事熹宗御極
命掌司禮監印務侍上讀大學在明明德因賜名時明
公居恆以成就君德自任時講官孫承宗謂公及王安
曰民間家塾講習朝夕聚首促膝相習而熟今上御講
筵恭默無一問難臣下日踧踖而退何由熟也常朝奏

事例有口答今借此儀與公等約上問某句講官通俗
細解起發問難俾上通曉機務與臣下日親日熟此啟
沃之要也公善之曰非復午講不可安謂當請修九五
齋公曰孫公欲致君堯舜須有茅茨土階遺意何必修
齋而後講乎公夜直宿御榻旁孳孳爲聖學計未幾而
逆監播亂朝政羅織縉紳殺安公連章求退杜門謝客
迄懷宗入繼大統三召就命令掌南海子提督併提督
保和殿惜薪司及司禮監諸印務公再四懇辭不許暫
攝司禮監事公善書上命題乾清宮扁額公顏以敬天

法祖四字聯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
中上御筆以忠純二字旌之賜以圖篆一日御批令票
擬章奏公俯伏奏曰天下大事閤臣五六員尙不能了
臣備員內廷縱有才票擬之權豈可假內官之手旨從
中出恐萬世後有累聖德上不聽令之出公竟日不食
上爲感悟召令毀票公奏曰此票是皇上御批臣何敢
毀上收票自焚遂承旨專理司禮監事上郊天御馬監
奏請皇上閱駕試馬走駮上問馬宜看否公奏曰臣聞
聖人有言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况未灌乎

上叱曰偏是你有這些話論各官退食公獨俯窗外不敢動少頃聖怒釋掀簾指曰你如何不去吃飯公伏曰臣庸愚冒犯天威該死上喜曰這奏誠是無過自苦三年因病辭杜門不與朝政讀書寫字與門下後進談忠節義禮自範範人毫無所苟逆闖薄都城上命內宦凡在籍在朝俱集守城公名下褚憲章擊賊死焉城陷公先一日令人備棺於東堂至日正衣冠拜天辭闕大書于壁云司禮監掌印太監高時明率名下李繼善等闖門死節三月十九日辰時書書畢臥棺中名下輩繞膝

泣留厲聲叱曰一蓋棺吾卽歸去名下十人李繼善賈
彝倫馬文科郝純仁徐養民宋輔宸馬鯨張行素李廷
弼王家棟十人者俱縊死舉火焚堂棺屍俱爲灰燼方
正化總監保定奉公遣屬擊賊死之合褚憲章共十二
人噫烈矣哉余嘗讀史傳至漢之呂強唐之張承業未
嘗不咨嗟嘆賞以爲士大夫之所難今公之烈烈而死
也則益難矣而十二人俱從公烈烈而死也則益難之
難矣三百年祖功宗德培此峻節孤忠殺身成仁合十
二人以成仁仁更皎然矣舍生取義合十二人以取義

義更截然矣。無論當代鮮與之比。卽古昔實罕其儔。眞可以愧天下後世爲臣而懷二心者。公壽七十六。逆闖遁後。魏國禎等拾骸骨於灰燼中。卜葬西直門外七十里。南安河九壠山之瑩山西。總監牛文炳公名下也。與余同鄉。因徵文樹石於墓。或謂余曰。張茂則宋元祐間宦官之賢者也。借程正叔一顧不可得子。爲雲峰表墓。不亦甚乎。余曰。凡爲臣子。官有內外。義無偏全。忠君一念。總以淋漓足色爲極。詣公之闔門。殉義得之中官一流。更爲奇絕。正叔而在。當急爲搦管。以揚休美。余尙愧。

衰年軟筆不能傳公以副總監君之意烏忍辭公有姪
顯光等九人侄孫璟等十一人多有聲於庠序者行將
昌其世以彰公殉義之德余特撮公之大節表而出之
如此

殷望刁公墓表

余嘗聞祁州有刁公殷望善俗利物爲己任私心切儀
之己丑余攜家南徙公之子孝廉君包邀過其鄉有祠
巍然固祁之多士暨祁之父老爲公報德而祀之也噫
刁公亦頽然一處土耳何以使鄉之人駿奔追慕如此

也因問狀於鄉多士曰州固僻壤士皆疎于學而昧立身之義公設科不拒來者規條嚴密以身先之雞鳴時卽起課諸生勤惰諸生凜凜奉命惟謹一時人文興起自中山博陵以迄安平深懿諸邑負笈問業者履相錯且不問來修有無出衣食贖來學之貧者歷壯老如一日也父老曰長吏不能平情于下故鄉之枉者訟者皆得求質于公甚至家人瑣屑之事莫不披肝膽以告公開誠宣諭各厭其欲以去偶有以橫逆至者旁觀莫能堪公獨怡然不與較然好直言遇一州利病侃侃陳之

不少避長史憚其直多從之當熹宗末年兵興旁午部
檄州郡儲草鐵鉛硝之屬每邑費以億萬計四境皆
莫知所出公集紳士言于州守曰此令若行將擾及雞
豚矣守曰柰何公曰聽吾民自爲之守曰其將能乎公
曰安見斯民不三代也守喜甚盡以屬公公誓曰所敢
遣一役發一紙徇一情面者有如日乃爲文四布不數
日輸者山積疑若神助民不擾而事濟至今猶利賴焉
如里社布粟之征代償不責報者比比辛酉歲大禱
公出義田所積復倡戚友之好義者鳩貲數百金施粥

鎮安寺中全活無算設義塚掩尸骸之無歸者役未竣
寢疾而歿歿之日遠近無不流涕者余聞之肅然起席
曰噫嘻公之德可以風矣公諱克俊字殷望其先永樂
間自小興州內徙于祁歷八世至高祖鳳國學生曾祖
天錫州學生蚤逝配胡以貞操稱載州乘祖宗仁父琢
信義著里閭公生於歲日斃不能視一日指杏實而索
之由是漸豁然既長端嚴疑重不妄言笑菲食敝衣行
已接物恥虛恢塗飾踰弱冠補博士弟子員閉戶讀書
不交接世事冬不爐徒跣至足裂不導植黃公節吾以

名進士司州牧深嘉其學夫啟辛酉詔合州邑遴士以
充成均督學左公光斗得公文亟加獎許司成黃公其
昌於數百人中拔置高等免其班次甲子比于鄉當入
棘闈雨如注竚立久之幡然曰吾不復事舉子業矣或
勸之仕謝曰吾能毀方瓦合希時賢意乎日惟教授後
學以善其鄉做范文正遺意置義田百五十畝俾宗族
勤力其中除伏臘所餘欲推廣其義以贍族之窮乏好
義急人其天性也公生于某年卒于某年得年六十有
五配安子一卽包舉天啟丁卯京兆榜隱居教授能大

公之業余自邠南來包仍留余兩子讀書報德祠者經
年今別十二年矣嘗寓書蘇門乞表墓之文念余弟奇
彥與公辛酉同爲左忠毅所選士曾爲余言謁太守能
言人所避忌者知公之立身嶽嶽也藉其平生豈曳輪
激流所能盡哉嗟乎詩美空谷之賢易貞幽人之隱非
以其求志全神抗懷去就歟惜也遂其志不遂其才抱
良歎而永歸截清塵而獨往也嗟夫公德入人之深一
人一物隨事利濟如賻喪助婚養老慈幼難以殫述特
表其大者豈獨一鄉之多士父老過其墓而馮弔追慕

之不衰抑可以告後世矣

彭餓夫墓石記

餓夫姓彭名之燦蠡縣諸生也父孝廉掄餓夫其季子
甲申後攜妻子寓饒陽爲人作塾師未幾妻子相繼死
餓夫來蘇門依予然性不諧俗愛靜坐有人延于家以
市鬻輒避去嘗渡河南遊韓子鼎業爲館之僧舍年餘
又棄去獨擔瓢笠圖書偏遊嵩少王屋諸名勝或南或
北皆以予爲家恥食嗟來在九山曾絕粒數日予挽而
之夏峯勸之歸老先人墓傍餓夫曰某出西時已告先

壻誓不再返不能蹈東海西山而死卽溝壑道路無恨也戊戌六月竟死嘯臺東北石柱下其意蓋謂公和無妻子已亦鰥夫或有所慕悅於心故從之遊耶餓夫行徑踽踽涼涼爲世人所吐棄但其立志不苟食不苟生其中固有異焉者矣死之日新鄉紳士有欲爲立傳者詢于予予曰史多失真非毀卽譽自非聖人則不能無毀譽也餓夫少知識乏才技以衣冠子貧窶不能自養遂甘心一餓亦愚矣然其所不可及者生死之關勘破已久欲死卽死絕無沾滯此非識力過人未足與語也

予與其父爲年友餓夫嘗欲師事予予以世誼謝之今
與同人鑄一石於墓側而記其顛末如此不欲以不情
罔後人也

范烈女墓碑

婦之節有分矣死節較守節爲烈而女子之死節較婦
人之死節爲尤烈君於社稷臣於君子於父妻於夫分
定於天情根於性其死也理之所不容紊而義之所不
容逃者也至未覲夫面而爲夫死與未委質爲臣而爲
君死者同科則尤烈之烈矣若范烈女實足異焉烈女

保定滿城人字易水田氏子廼倉未娶而歿女欲赴泐
母弗許遂潛飲鴆曰生許爲田氏人死當作田墓鬼嘔
血二日母掖之過田氏再拜姑前乞留夫棺同發言訖
氣絕噫烈矣哉女不事詩書一蓬戶弱質耳何其炳於
大義而剛斷明決至此哉更可異者冀北春寒庭前海
棠未發烈女靖節之夕羣葩一夜大放色盡白嗚呼人
耶天耶至誠動物神鬼效靈此又古今所未及聞未及
見者也考紀載祥符陳氏未成婦而死楊子嘉興項氏
未成婦而死周子閩縣林氏未成婦而死陳子其事俱

與范女埒而草木獻瑞天人交感則從前未有太守胡公蒼恆聞其事而亟爲旌揚以愧婦人之事二夫者太守亦賢矣政事自借名教爲重烈女至性人何知有身後名然實至而名自彰雪棠紀成雖云鬼神旌異而烈女之貞英純一不二則人也而天矣異而未離乎其常也離常之異惟幻惟妖爾何異之足云烈女伯父良鼎舅翁時雨介王生餘佑徵文于千里外予髻矣久謝筆視但欽企烈女不自知其不文也烈女父良齋諸生母劉早亡姑孀撫之爲己女表而出之俾世之人因烈女

而知生烈女之人與養烈女之人則烈女又孝女也

行述

楊都君明宇行述

駙馬都尉楊公執母李孺人之喪過毀而病復以卹典
疏屢留憂苦增劇遂不起蓋死孝哉公至性天植先年
丁父紹庵公艱毀甚謝御祭拜不能興強興復仆侍御
王公孟震咨嗟感嘆以狀聞求寬焉既而請歸葬十二
疏未俞遂伏闕勺漿不入口上大爲動是時肢體面貌
無復人理微上恩得不死而終以母死死之日薦紳先

生都人士無不流淚公以儒家子承上選尙嫡長公主
至貴倨矣而讀書折節好古行義一洗貴戚之習鄉國
誦高誼者或以俠擬之而實未盡公也公家固安值歲
飢出粟數百爲賑邑庠三百人各石焉大城王生弱冠
以疑獄爲有力者所陷擬大辟有年矣其妻號泣行草
間呼籲無路公從旁聞其冤不言而陰爲力竟脫之邑
尉李光奎擬劣處有成議而尉實賢藉公力轉擢鳳陽
簿其人抵鳳陽未三月卽以養親棄官歸可謂不負公
矣容城割耳節婦李老矣公餽以金更月支粟同邑賈

生父喪廬墓公合諸大夫表其門其崇獎節孝如不及亦氣頽然爾公旣以孤意獨行出曹偶之外不結貂璫不附權貴唯樂從賢士大夫遊聞某善士卽劄記之苟可身當不憚屢先而恤緯有憂雅與同志相期許默運其扶陽抑陰之意于行所無事之中公眞天下有心人也其樂善不倦如水火燥濕之不可假易其執極不變如地維天柱之不可撼搖其深湛堅忍不輕發不中沮如星宿之源紆曲婉轉徑百折而勢必東也故事尙主者夫婦舅姑之間誠有如長樂王回之議而太祖之制

實不爾公據祖制爭甚力天子竟從其請識者比之于
虞淵取日知言哉蓋公目中本無富貴故直行所見卽
跡近亢氣近慙而極重難返之勢非如是烏克挽之方
奪俸習禮胄監時粗糲自給簞食外無他味復直署雨
連月官舍無寸隙可榻層疊几案手一卷坐于其上不
偃臥者十餘晝夜蓋公每謂丈夫落地須耐苦楚自憐
與人憐者皆婦人也故當時旁觀者爲公不堪而不敢
以响响之言進卽如近執母喪實以七日不食遂成脾
病親知執有病之儀強以滋味公佯諾終不御卒以殞

生嗚呼世所樂乎爲戚貴者何如而公之生平乃有糞
夫賤隸所不能受之苦甘之若飴聞貴戚中以公素絕
聲妓匿妓招之席半妓出公趨歸不可留主人笑謂何
自苦乃爾公曰若謂吾苦吾亦謂若苦若謂若樂吾亦
謂吾樂斯言也其所自得深矣蓋資固超絕而尊師
學道俱據實際其童時受業師與貴後教習諸公俱嘉
其有志期以大業公真不負所學者乎田儀部大年公
教習師也歿而公製服爲位齋戒祭奠有業師母孀居
爲置腴田使無憂老於在三之節何媿古人也公以忠

報國以孝報親以義方教子堂中置萬卷外無雜玩性
學經濟外無雜書賢士大夫外無雜交綱常名教外無
雜言入其門卽未接譚而大雅之風已泠然噬人肌骨
卽一戚臣而隱然係斯世之望爲世道計則公不宜死
而自公論則死何憾焉公素不諧俗復死于邇毀悠悠
之口且飭中行之論以病公而過則過矣誰能如公過
者公名春元字仁甫明字其號也其子姓生歿日月俱
載誌中不及贅嗚呼公之懿行高節人人知之而公之
苦心深慮非深相知者恐未易窺也余不佞辱知於公

者垂十餘年亦特就其所習聞習見者率爾識之非敢
謂盡知公也公束髮論交幾遍海內當更有締結超於
尋常耳目之表倘憐長君今日之哀誠而賜之教庶可
以因語言而見乃父之精神是其乞言意也

先大父敬所公行述

余不及見大父烏能述大父之語言行事哉然有得於
季父成軒公所記之實錄與夫父老之傳說則撮音猶
可想見忍不一述使孫曾而下共仰祖德宗功於無斁
也大父諱臣字汝鄰別號敬所其先為興州人始祖奉

詔內徙卜居容城舍於縣治北十里之賈家庄六世祖
廷寶始遷北城生大父切而聰穎不好嬉戲喜讀書十
六歲入邑庠又七年曾大父棄世子然一身雖拮据家
務而不廢舉子業遂大有聲於藝林每試輒前食廩餼
青衿士負笈從遊者踵相接也正嘉時文尙繁縟爲文
獨簡切理要累科不第嘉靖辛酉以副貢入闈始得售
主司極賞其文謂可擬元時年已逾四十矣閉戶讀書
其寒素無異諸生時謁選授淮南府沐陽令敬士愛民
誓不取一錢以自潤舊額火耗亟爲罷裁不批詞於佐

貳而贖銀盡絕紳士餽遺一尊一果外盡謝不納終沐
陽任止以新生公晏受二輕幣歸仍散給家人此余大
母楊太君暨先府君時時稱述不置者也宗族親友過
署者一勸以取則數日不與相見曰做官要錢無非爲
子孫計不知一要錢而子孫微矣學博某者自謂老於
世故嘗教以三面待人曰人家一面臨民一而見賓一
面乃可以遊於官而託於世大父笑曰吾以至誠待人
平生只此一面耳烏能三教者大慚緣以成隙乃假邑
多缺稅陰譖於郡守竟以不善催科獲罪謫遠東行太

僕寺簿遠左邊陲所隸皆衛卒武士有千夫長坐事而非其罪以重賄求免峻卻之曰無以爲也罪如果爾必不汝貸雖賄何益罪如不爾吾自貸汝矣何賄爲按之無驗竟得釋弁復以金謝曰拒於前受於後有以異乎復峻卻之所司馬政馬政理兼司鹽鹽政肅查飭諸邊邊將吏取海石作硯有餽者輒受之此外無長物也三年擢河東鹽運司判先是池鹽久不生諸鹽使者皆坐免俸目先大父履任後鹽稍生殖起數漸如例鹽法籌應幾何而私多於籌若若者抵罪有二鹽夫誣多若若

察鏡其情狀謂一抵罪未免命累卵家耳解也竟咎而遣之甯失不經以全活焉修葺書院日與諸生課文多所成就當官旣礪清操仕進之念亦復澹然從未受地方一金並未有一金餽上官遂左轉秦府審理勸者謂何王門之不可曳裾笑應曰以是道往卽裾亦未易曳也歸裝明月一肩清風入袖送者號泣擁車不行家居蔬布自甘絕口不言有無從弟仕偉視如同袍叔母范氏苗氏皆母事之生爲養死爲葬合族應貼之徭役五十餘年毫分不取口無虛僞之言躬無虛僞之行處鄉

黨無少長貴賤無敢慢卽有以非禮犯者未嘗報從不以訟事干邑宰邑宰重之遠近數百里爭呼爲孫佛兒云鄉人有醉而毀其門者不自安介以謝曰無之無自蹙也劉廷林少孤攜之赴任視如己子至今世若同姓焉林居六年壬午疾卒享年六十六歲生於正德年三月初七日歿於萬曆十年二月二十日葬買家庄西北祖塋配李安人治家嚴肅克主中饋繼配楊安人多蓋德余猶及侍膝下從未見有疾言厲色然老幼男婦莫不肅然敬愛時祖老姑貧無所養出入寢食數年共

之自府君捐館聲淚俱竭慘入心肺每與余母相對慟
極相憐也男六人不顯生員不承不訓武生李安人出
先府君諱丕振生員授儒官丕緒歿於河東任丕基彰
德府訓導楊安人出孫男十八人曾孫三十九人

夏峯集卷十

戚士彥謹校